

《汉文启蒙》研究

Han Wen QiMeng YanJiu

闫华 著

康熙字典凡例

一、天書之學自篆籀八分以來

法各體雜出今古代異今一以

為主參以正韻不悖古法亦

楷書考證詳明體製醇確其

正字通中偏旁假借點畫缺

為釐正

一、國朝傳音記以聲韻



人民教育出版社

《汉文启蒙》研究

闫 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装帧设计:朱晓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文启蒙》研究/闫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01 - 014913 - 4

I. ①汉… II. ①闫… III. ①汉语 - 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9738 号

《汉文启蒙》研究

HANWEN QIMENG YANJIU

闫 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

字数:395 千字 印数:0,001 - 1,7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4913 - 4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我校人文学院中文系闫华老师的新著《〈汉文启蒙〉研究》脱稿,约我帮忙校对第二卷并着我写个序。我与闫华老师初识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此后,在论文中期检查、答辩中进行过多次学术交流。她的新著深深地吸引了我。

闫华老师对斯拉夫大汉学家——俄罗斯汉学奠基人比丘林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对俄国汉学史上第一部汉语教材和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进行了学术性描述。包括汉字理论、汉语语音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汉语语法体系三大主要内容。通过与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制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和近代中国汉语拼音运动的成果相比较来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汉文启蒙》语音体系的历史地位。同时,将《汉文启蒙》的语法体系与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相比较,进而挖掘出《汉文启蒙》的语法学价值。比丘林是中国文化在俄国传播的使者,他的关于中国的、汉语的多部著作加深了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关注比丘林,研究比丘林是当下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外交方式。《〈汉文启蒙〉研究》这部著作正体现了闫华老师学术研究的魅力。

新著有诸多亮点。

首先,对比丘林《汉文启蒙》的翻译与专门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次。全书分两卷。第一卷是对《汉文启蒙》原著内容的研究部分,第二卷是《汉文

启蒙》原著及中文译本。作者在第一卷中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研究了《汉文启蒙》的汉字理论、语音和语法体系等各方面内容,指出了该著作的学术成就、作为研究汉语史语料的价值与其不足之处。从现代语言学视角全面地阐释了《汉文启蒙》这部俄罗斯汉学史上最重要的汉语语言学著作。第二卷的重要意义在于,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对比丘林原著有明显笔误或印刷错误的部分,在翻译过程中均做了修正,并加以注释和说明。对读者顺利阅读和后来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

其次,因《汉文启蒙》曾经过数次修订、补充,其原著在内容安排上略显杂乱,为把原著描写清楚,充分展现比丘林的学术成就,作者将原著的内容与章节进行了科学的整合,梳理了原本紧密相关,却支离破碎的那部分内容。并在第一卷卷末附录原著的目录,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此外,为了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引自原著的例字、例句和原文都保持了原著的原貌。采用图片格式展现当时的部分汉字印刷体与现代汉字的不同之处。

完成这部著作是不容易的。原著是手写体,与印刷体有较大的差别,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原文录入电脑,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工作量不小。书中涉及到汉字、音韵学、语法等数个不同领域,要精准地分析原著内容并进行客观的评价是很有难度的事情。《〈汉文启蒙〉研究》这部专著,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难能可贵。

我还想说,这部书留给我的另一感受是亲切。如遇故知,让我想起许多往事。2001年,我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语言文学系筹建该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与文学专业”,所备的第一门理论课是“汉语言导论”,向学生介绍的第一位斯拉夫汉学家就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和由他编写的俄国汉语教学史上第一部汉语教材《汉文启蒙》。之后,作为汉学教研室主任,我主持编写了白俄罗斯汉语专业教学大纲(2005年版和2012年版),把《汉文启蒙》列入另一门高年级理论课“汉语史”的必修内容,但一直没有找

到适合教学的我国学者对比丘林及《汉文启蒙》的具体、全面的中文研究成果。那时,在我心里隐隐存了难以释怀的遗憾——要是我国学者能用通俗的现代汉语介绍、评价比丘林该有多好。如今,无异于梦想在眼前变成了现实。我会在今后向我那些热爱汉语,从事汉语言研究的俄语国家的学子们介绍闫华老师的著作,相信他们一定会从此书中得到启发,对发展俄语国家的汉学研究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

因此,我认为,《汉文启蒙研究》一书不仅可用作国内高校汉语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学习参考资料,也可用作俄语国家留学生和汉语学习者的阅读资料,同时还可以推介给俄语国家有汉学专业的学校作为“汉语言导论”和“汉语史”等理论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读本。

本人有幸成为《汉文启蒙研究》这部书稿的第一读者,甚感快慰,欣然提笔,草成以上文字来充一篇序文,不见得准确,尚需读者诸君批评指正。同时也由衷地希望我国学者更多地关注俄语世界传播汉语和优秀中华文化的研究领域,多出适于对俄语国家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成果,也预祝闫华老师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姜 群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2014 年秋

凡 例

1. 本书分两卷,第一卷是对原著内容的研究部分,第二卷是原著(含附录)及其中文译本。附录中有一部分不清晰,原著即是如此。

2. 《汉文启蒙》原著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语和汉字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是“汉语的语法规则”。每个部分下又有若干章节,为了叙述的简明,这两个部分分别简称为《汉文启蒙1》、《汉文启蒙2》。

3. 原著的内容安排略显杂乱,原本紧密相关的内容经常散见于不同章节当中,比如对汉语、汉字和汉语语音的论述夹杂在一起,没有明确地按条目分列;对词类的有关叙述分散于《汉文启蒙2》的第一章和第十章中。对句法的描述分散在《汉文启蒙2》的第十章、十一章。为了把该书的体系描写清楚,本书第一卷对《汉文启蒙》所有内容进行了梳理,把相关内容归整在一起,因而对原著的内容与章节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附录中列出原书目录,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4. 原著为手写体,有明显笔误或印刷错误,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均直接改正,不做注明。具体内容有疑问者,都加以注释说明。

5. 为了与本书内容加以区别,第一卷中直接引用的原著例子和《马氏文通》原文均用楷体。由于当时某些汉字的印刷体或俗体字、简写字与现代简化汉字有所不同,为了保持原著原貌,这些字体采用图片格式展现。

6. 书中例字、例句的注音都是以西里尔字母标注的,但有些字、句原著并未注音或未标声调。本书直接译成相应的现代汉语拼音,基本不保留原

文。如有需要特别说明的则保留相应的原文。原著标点符号使用情况也不一致。本书第二卷中,例字、句的声调和标点符号完全遵照原文。第一卷则根据方便读者阅读的需要适当添加标点。原著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对声调的标注方法不同,有些字的声调也与现代汉语不同。这些注音对于研究十九世纪北京语音系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本书根据附录6的拼音表将其对译成汉语拼音并完全按照原貌予以保留。

7. 第一卷中,根据排版需要调整了原著例字、词的排列顺序。

目 录

序.....	1
凡例.....	1

第一卷

一 绪论.....	1
(一)比丘林的汉语研究及《汉文启蒙》的成书	3
(二)《汉文启蒙》研究概述	13
二 《汉文启蒙》对汉字的相关论述	17
(一)文字概说	17
(二)六书	19
(三)汉字的部首	22
(四)汉字的书写规则	23
(五)汉字的字体	36
(六)汉字的使用	38
(七)汉语的标点符号	39
三 《汉文启蒙》记录的汉语语音系统	41
(一)汉语声母	41
(二)汉语韵母	47

(三) 重音法	50
(四) 汉语音素的发音特点	53
(五) 汉语音素与俄语音素的对应情况	54
(六) 蒙汉对译举例	55
(七) 汉语的记音方式	57
四 《汉文启蒙》的语法体系	59
(一) 词类的划分原则	59
(二) 词类	64
(三) 句法	98
五 《汉文启蒙》语音系统的历史地位	111
(一) 《汉文启蒙》与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制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 方案	111
(二) 《汉文启蒙》与清末切音字运动	118
六 《汉文启蒙》语法系统与《马氏文通》	132
(一) 词类	132
(二) 句法	135
(三) 《汉文启蒙》语法体系的特殊贡献	142
附录	147
原书目录	147

第二卷

《汉文启蒙》原著及汉语译文	149
原著附录	336
主要参考文献	423
后记	424

第一卷

一 绪论

(一) 比丘林的汉语研究及《汉文启蒙》的成书

比丘林原名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斯基(НикитаЯковлевичБичурин)。1777年出生于俄国喀山地区一个执事家庭,楚瓦什人。他精通满、汉、藏、蒙文,还学习过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从小在喀山宗教学校(即后来的喀山神学院)接受教育。1799年于神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语法和修辞学的教师。次年,比丘林成为修道士,称为“亚金甫”神父。1802年晋升为修士大司祭,担任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和伊尔库茨克宗教学校校长。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正在筹备派遣外交使团前往中国,向清政府通报亚历山大一世登基的消息,但其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建立永久外交关系,从而进行长期贸易往来。1805年以戈洛夫金伯爵为首的外交使团到达伊尔库茨克,与其一同前往北京的还有第九届传教士团。俄罗斯驻京传教士团每10年轮换一次。传教士团的主要任务不是传教,而是从事一些外交活动,包括学习汉语,它也是沙皇政府获得中国信息的唯一来源。当时的沙皇政府非常重视同清政府的关系,因此传教士团领队的选拔显得格外重要。戈洛夫金伯爵极为赏识比丘林的渊博学识,竭力向政府推荐。几番周折之后,1807年7月,比丘林率传教士团前往中国,途经恰克图、库伦(乌兰巴托)、张家口,1808年1月到达北京。在京期间,比丘林除

了维持传教士团正常的事务活动,还花费大量精力从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由于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政府无力支付传教士团在京的费用,比丘林只好变卖传教士团的财产以维持全团人员的生计。1821年5月15日,他们离开北京,1822年1月回到彼得堡。比丘林不辞辛苦,带回了4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重的珍贵书籍以及大量重要信息,然而,他不但没有受到政府的嘉奖,反而被以漠视宗教为由给以处罚。时任西伯利亚总督的斯佩兰斯基和外交大臣涅谢利洛杰等人钦佩比丘林的汉学成就,并为他求情,但沙皇固执己见。1823年9月4日,比丘林被关进瓦拉姆岛上的修道院,被判终身监禁。1825年,尼古拉一世登基,他同意把比丘林调入外交部亚洲司。1826年10月1日,比丘林离开这个小岛到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比丘林晚年一直多病,但仍然笔耕不辍。1853年5月11日,这位汉学泰斗与世长辞,享年76岁^①。

比丘林一生中撰写了近百种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的文章和著作。其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主要就是字典的编纂和《汉文启蒙》的写作。据俄罗斯学者数十年来的研究,现在可以确定比丘林编写了下列词典:《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满汉俄词典》(译自《清文鉴》)、《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译自一部蒙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合语录》的会话词典等^②。

《汉文启蒙》是比丘林最重要的汉语语言学著作。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第一部并且高水准的汉语教材。编写此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给他亲自创办的恰克图华文馆提供实用的汉语教材。《汉文启蒙》经比丘林数年修改、

① 比丘林生平大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各家介绍略有不同,此处基本采用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12月)的介绍。

②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补充、完善,成为一本经典的汉语教科书。第一个版本写成于1830年以前,名为《汉语语法基础》,在圣彼得堡石印出版,印数很少。后来,比丘林在恰克图华文馆的教学中对教材进行了试用。从1832年开始,比丘林对全书进行重新编写,1835年出版了新版本,称为《汉文启蒙》或《汉语语法》,并带到恰克图。1836年他完成《汉文启蒙》第二部分的编写工作,将新的内容融进以前的版本,于1838年出版了第三个版本。1908年,俄罗斯馆印字房将比丘林的《汉文启蒙》作为最好的汉语学习参考书在北京再次印行。后来此书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

从1807年担任第9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领班,1808年1月10日,带领传教团到达北京,直到1822年比丘林回到圣彼得堡,比丘林在北京的时间长达14年。为了学习汉语,他穿上中国人的服装,自称“何先生”,走街串巷,出入集市店铺,用手指着感兴趣的物品,请人用汉字写出名称,并记录下发音,然后将记录下来的字词同自己的汉语老师逐一加以验证^①。他经常与一位来自东定安村的入教农民丹尼尔交谈,这帮助他很快掌握了汉语口语。这种生活经历可以说明比丘林对汉语口语是相当熟悉的。

比丘林并不是一个闭门苦读的人,精通拉丁语的他与驻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交往频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图书馆至今保存有他与欧洲传教士的拉丁文和法文来往信函。此外,比丘林熟悉中文、拉丁文与满文,他因此而经常受到中国官员的邀请翻译来自欧洲的文件^②。他同北京的耶稣会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光顾南堂(宣武门堂)藏书楼,阅读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冯秉正(Joseph François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e)和杜赫德等人的著作。他还聘请中国先生教他汉语。比丘林称他在编写第二部分时主要参考了中国的辞书和教科书,清唐彪所辑撰之《读书作文谱》就是其中之一。而比丘林有关“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

①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② 李伟丽:《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的论述无论概念还是范例都来自这部实用性很强的专论读书作文之法的著作^①。此外,《康熙字典》和《清文鉴》也是比丘林在书中经常提到的中国典籍。

在《汉文启蒙》前言中^②,比丘林的叙述也透露出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参考了8位欧洲传教士的汉语研究著作:

欧洲认识中国的语音和文字始于16世纪。16世纪,带着传教的虔诚意图的天主传教士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中文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学会了中文。随后,欧洲的许多科学家出于对科学的热情,开始研究中文,并且还获得了虽然不是完整的,但相当全面的语言信息。两者(天主教传教士和欧洲的科学家)所从事的是探索中国语言本身的规律及描写语法体系。

其中,前者主要有万济国,马士曼,马若瑟,马礼逊,公神甫^③;后者有巴耶尔,傅尔蒙和雷慕沙^④。

第一本汉语语法书^⑤,据我们所知,是由万济国用西班牙语撰写的,并且作者按照拉丁语语法规律的标准在书中指出了汉语词类。他试图解释如何以无形态变化的中文词汇表达欧洲语言中的典型的形态变化。这些妨碍了他发现中国语言的特点。此外,万济国的语法书是用通俗性的语言,而不是学术语言写的,并且书中所有的例子都是用拉丁字母写的:所以这部语法书只对于那些想学习汉语口语的,并一定在中国境内的人来说有用。

①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② 参看本书第二卷“前言”。

③ 或译为“江沙维”。

④ 这八人原名分别为:Varo、Marshman、Prémare、Morrison、Gonsalves、Bayer、Fourmont、Abel Rémusat。

⑤ 此书当为《汉语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广州),或译《汉语官话语法》。

在万济国的语法书之后,第二本语法书为巴耶尔所著^①,他在欧洲学过汉语,那个时代里,欧洲人对中国本身的信息尚不了解,更不用说对汉语知识的缺乏。巴耶尔的语法书是用拉丁语写的,书上所有的例子也是用拉丁字母写的。毫无疑问,巴耶尔在其语法书里所采用的材料是从长时间住在中国的欧洲人那里搜集到的。尽管这样,他的语法书同样只包含汉语口语的规则。作为欧洲同类作品中的第一个,这部书缺乏完整的语法规则,也未记载当时的中国文字,因此,有严重的缺陷。

此后,傅尔蒙撰写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书《中国官话》^②,字面意思是“中国上层阶级的口语”。从书的标题中可以看到傅尔蒙在书中只描述汉语口语的语法。进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在研究书面语之前主要研究的,像上面所说的,都是与书面语不同的口语。这部语法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除了一些汉语语法的规则,还按照欧洲语法的形式描述名词的变格和动词的变位。第二部分大多数是由礼貌用语构成的。在这部书的结尾,作为附录的有当时收藏在巴黎皇家图书馆里的中国书籍的名册。这是用汉字写中文例子的第一部语法书。书中的一些语法规则描述得相当不错,但不完整。例子中偶尔出现在白话里不能接受的言辞,并且其翻译本身有时也是错误的。这一切都表明,作者学汉语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法国,并且对汉语的知识来自万济国的汉语语法书。撰写自己的语法书时他未能请深入了解中文的人去验证他的作品。

傅尔蒙在欧洲写他的汉语语法书的同时,马若瑟在中国写他自己的名为《Notitia Linguae Sinicae》^③的汉语语法书。这位传教士

① 此书中译名为《汉语博览》(Museum Sinicum),1730,圣彼得堡。

② 此书名来自原著。原名“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此名来自何群雄“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汉语语法学研究”,见本书参考文献。

③ 中译名《中国语文札记》或译《中文札记》、《汉语札记》、《六书析义》。